

香港科技大學協理副校長 龐鼎全教授 專訪

一九七六年中七畢業生

前言

天公不造美，一整個下午下雨，我們應邀到科大的一間中式餐廳與龐教授共進午膳，言笑間，緊張的氣氛紓緩了。午膳後，我們到龐教授的辦公室進行訪問，三十年的回憶盒子亦隨即打開。

九工的土風舞

龐鼎全教授於一九六九年入讀九龍工業學校，一九七六畢業後到美國留學，並取得博士學位，其後留美從事教育工作。一九九一年，龐教授回流香港工作，現任職香港科技大學協理(學術)副校長。

「那時，自己對中學派位沒有多大認識，覺得進哪一間中學的分別不大，所以，當統一派位把我派到九工時，也就在九工讀了下來了。事實上，六七十年代的香港在工業發展方面確實有前景，工業學校也因應當時市場的需要而提供了一些如金工、木工和工業繪圖等實用科目，加上男孩們偏好實用科目，入讀九工是一個不錯的選擇，而我亦不認為九工同學的能力較文法中學的學生遜色。」龐教授堅稱，無悔當初的選擇。如此，一個偶然的相遇，建立了龐教授與九工之間，一段永恆的關係。

龐教授說：「九工最令人難忘的，是那份牢固的團隊精神。」九工學生最鮮明的一個特質，就是團結。那時，不論是校內還是校外的比賽，諸如水運會、陸運會等的活動，同學都會總動員參與，盡心盡力地為比賽付出，為所屬隊伍的勝利而歡呼！龐教授分享一段有關



校友龐鼎全教授拷貝

團結的小故事說：「那時，我和三個同學在學校後門，看見對面的工廠大廈有一群流氓，不久，他們走過來說，我們望著他們很久把他們激怒了，於是強行帶走了兩位同學。由於對方人多勢眾，我們不敢輕舉妄動，只好悄悄地走回學校告訴老師。一班同學聽到這消息，二話不說便趕去營救。你說，九工學生真是很團結的。」

說起龐教授在九工的校園生活，便不得不提土風舞。「我為人好動，因此選擇了國術組和土風舞作為課後活動。這兩項活動需要投入的時間都很長，有時上了土風舞課，便不能練國術，最後不得已地放棄了國術組。決定全情投入地參與土風舞的訓練。」龐教授說，選擇土風舞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比較重要的是他相當喜歡跟隨土風舞的負責老師蔡濟懷先生學習。其次是國術的訓練相當刻苦，令人有點兒吃不消。其三是土風舞的訓練時間相當緊迫，有時在上課時間也會被召訓練，因此不得不專注於土風舞。他補充道：「當時覺得可以不用上課外出練習，是很威風、很有趣的一件事呢！」。龐教授曾在全港性的舞蹈比賽中，在指定舞及自由舞兩個環節以團體身分勇奪冠軍，因而經常到友校表演，也曾到大會堂及電視台節目《歡樂今宵》中表演。龐教授指出，這數年的舞林經驗的最大得著，是認識了很多校外的朋友，擴闊了社交圈子，從中學到不少寶貴的社交技巧。

偶然相遇的驚喜

除了土風舞學會之外，龐教授在中六時亦曾擔任藍社社長和學生會幹事，協辦林林總總的校內活動和聯校活動、曾到不同中小學介紹工業和科學的發展情況和到特殊學校及女童院等地方義務教授土風舞。由此可見，龐教授的中學生涯的確是精彩豐富而又極具意義。

負笈海外

龐教授的家境並不富裕，七兄弟姐妹的家庭對一個會考生而言是過份地熱鬧了，他只好留在校園，或到公共圖書館溫習。談及高中學生的兩大惡夢會考和高考，龐教授坦言，當年的他並沒有為此事而過份擔憂。「那時，面對考試不算有太大壓力，同窗好友一同溫習，互相幫助，放學後三五成群地參加補習班，那是我們從準備應付高考的過程中取得的一點樂趣。」

在九工就讀的歲月中，龐教授說，有兩位老師的教導令他至今不能忘懷。第一位是蔡濟淮老師，在龐教授眼中，他是一級棒的好老師，不但領導有方，而且很會照顧同學，閒時經常向同學分享人生經驗，講解人生哲理。他視學生如己出的態度，一心為學生著想的精神，十分值得同袍學習，十分值得學生欣賞的。

另外一位是中五時的班主任傅老師，她樂於付出時間和心力教導學生，尤其是英語。當時的學生大多不明白語文的重要性，因此一直疏於進修學習語文的知識，她深明語文對學生未來的重要性，因而再三強調英語進修，不斷加強九工學生在英語方面的培訓。後來，到了出國留學和工作時，才真正了解語文能力的重要性，頓時理解她為我們所作的一切。龐教授道：「到了現在，我仍然後悔當年沒有聽她好的話，好好學習英語，這我在九工中最大的一個遺憾。」

中七畢業後未能考進香港大學，龐教授按計劃到美國唸大學。「七十年代的香港只有兩間大學，競爭劇烈，那時，早已有到外國念書的打算，加上姐姐也在美國攻讀大學，便決心

越洋考取功名，結果就在維斯康生大學選讀物理及數學，開始了十五年離鄉別井的獨立生活。」。談及大學生活，龐教授輕描道：「大學時代的生活不算辛苦，首年的學費由家人支付，之後每年學費都是憑著自己雙手賺回來的。」在半工讀的日子裡，龐教授先後在大學內曾擔任洗碗工人、地毯清潔工人和助教的工作來賺取生活費。面對重複又刻板的工作，龐教授只好在其中發掘樂趣。「那時，我最愛和其他從香港來的同學鬥快把碗碟放進洗碗機，當那些外國人還在逐隻碗碟放進洗碗機時，我們一群「香港仔」早已把碗碟放好了。清潔工作完畢後，我又會悄悄地拿試卷出來批改，這樣的生活持續了數年。」

回想起半工讀的日子，龐教授慨嘆現在的學生缺乏獨立的能力。龐教授分享道：「在美國十五年多，只能以寥寥數張明信片與家人互通消息，和現在到外地留學的年青人不同，可以經常坐飛機回香港和家人相聚，又可以撥長途電話和家人聯絡。不久之前，我重遊大學校園，回到曾經工作過的餐廳走走，發現餐廳內的地毯不見了，追問之下，才知道現在的大學生不再願意從事清潔地毯的工作，於是，餐廳經理只好把地毯收起來。」他慨嘆，那個年代的青年人都很獨立、能吃苦，視自給自足為平常不過的事，現在的學生有較好的生活條件，父母關懷備至，致使他們失去了自給自足的動力，很是可惜

重歸香港

大學畢業之後，龐教授到維珍尼亞理工大學完成計算機科學碩士及博士課程，然後便到了明尼蘇達大學任教。談到教書的經驗，龐教授分享了他第一次授課時的經歷說：「得到教授的職位後，我為著人生中第一堂課而努力地備課，但最終仍然覺得表現一般。原因是在一班以英語為母語的學生前，以英語授課不是一件易事，因而感到相當大的壓力。」就這樣，龐教授展開了他在美國長達八年的教育工作，直至另一次偶然機會的出現。

偶然相遇的驚喜

八十年代末期，香港正準備創立第三間大學，負責的教授四出找尋人材。九零年暑假，龐教授回港探親，得知創立第三間大學的消息。次年，一名負責的教授到美國招聘人材，龐教授便毅然放棄留美教學的計劃，回港協助建設香港第三間大學——香港科技大學。「初次探訪科大，已被其依山環海的風景吸引著，後來得知香港政府正計劃大量投資高等教育發展科研，更加令我對回流香港產生興趣。畢竟，協助創建一所大學是畢生難求的機會，機會來到就要好好把握，即使這是一項多困難的挑戰。」再追問龐教授是否有其他原因令他決定離美回港時，他打趣道：「因為我太太怕冷嘛！」

吸引龐教授的，除了科大的優美景色，還有相對較自由及闊大的發展空間。「當時的科大由零開始，沒有過去的包袱，在管理方面有很大的自由度。」然而，晉身管理層後，龐教授除了要放棄他最喜愛的教書工作之外，還要時刻面對大學發展政策的重大決定，單如增減大學開支一事，已讓大家苦惱好一陣子了。他又言，在眾多行政事務中，最難處理的莫過於處罰學生的問題，原因是大學有大學的規則，一定要遵守，縱使有千萬個不願意，在非常情況，就必須要公事公辦。

終身學習

在美國生活十多年，龐教授最大的得著是什麼？「當然是我的太太和兩名孩子了！」龐教授甜笑道。除了組織了一個幸福的家庭外，龐教授坦言自己學懂了自立，另外，亦從大學的多元文化學習環境之中，學懂了尊重不同人的文化與背景，對人生觀有了一個全新的看法。

從學習到教育，從教育到管理，龐教授深信大學教育最重要的目標是要令學生學懂如何運用知識、創新知識和推動知識。他認為一間大學在一個地區上，不論於經濟、學術、文化還是科技發展上，都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在

世界上，任何一個國際城市如紐約、倫敦、波士頓、北京等，都有至少一所世界知名的優質大學，這表示，要成為國際大都會，一所國際級的大學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大學在培育人才和推動社會發展方面有著重要社會責任。

龐教授又認為終身學習是極其重要的。「現代社會轉變速度快，我們必須時刻學習，才能應付社會的需要。抱終生學習的精神，才能開展對事業前路的討論。」訪問尾聲，龐教授以九工的校歌歌詞鼓勵師弟們說：『校歌中的「Thorough in work, thorough in thought」這兩句是我畢生難忘、畢生受用的。這也是九龍工業學校的精神：做事不能馬虎，要盡力而為，做到最好！We all do our best!』

後記

下午三時正，記問正式結束。與我們短聚二個多小時後，龐教授又要趕往別處開會。面前這位已畢業三十多年的師兄，是一位成功人仕，但我們絲毫不覺得和他的距離很遙遠而產生陌生感，更加不會覺得不自在，相反，我們覺得我們早在搜集資料時就認識他了，因此，這次的訪問就像闊別多年的朋友要次聚首，一同渡過了一個歡愉的下午。離開科大，天空放晴，陽光灑在身上，格外溫暖。

向禮樂



龐鼎全教授接受校刊記者向禮樂訪問